



# 那些年开“三干会”

□ 王洪武

这里说的“那些年”，是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至再往后一个时期。“三级干部会”层次就多啦，有“乡、村、组”三级，有“县、乡、村”三级，有“市、县、乡”三级等，我因长期在乡镇写材料、做秘书，所以对“县、乡、村”的“三干会”印象极为深刻。

县里的“三干会”每年都是要开的。大都春节一过，早的初二三，一般初四五，时间四五天，正可谓是“收心会”“鼓劲会”，大会一散，回去就大干。也有腊月底、春节前夕开的，不影响冬忙。那时有句口号就是“大干千到年三十，过年亦要把树植”，工作紧得很哩！

筹备县“三干会”，乡里最看重的是反复核准当年的实绩，敲定来年的奋斗目标，大会评比奖励等着呢。会上的经验介绍，书记、秘书开预备会时，嘟囔着争取。若争到了，就像中了举、立了大功，高兴得不得了。也是的，能不能登上这个讲台，也是对你一年工作的检验。登台的有光彩，同去的与会者也是个感到有荣光。还有一类材料就是“表态发言”，从字面一看，便知这是后进的代名词了。让谁“表态”，议定时一家家躲之不及。但这推也推不了。“不怕不识字，就怕货比货”，大伙一比就出来了。再说，能有机会在那么多人面前“反思”“飘飘劲”，对重整旗鼓、再干来年也有好处。故凡“点”到的人家，准备材料的认真劲也不差上家。

大乡镇进城写材料，除了大秘书，还要带上“小秘书”以及智囊、后勤等，好一个材料班子，包下县招待所一至两个房间，磨好多天才得以“解放”。

社区新调来一位颇有实干精神的女主任，据说不仅能力强、颜值高，而且很有亲和力，工作做得极好，很受居民们喜爱。我有幸接到她的邀请，让我们文学社的成员在冬至去参加他们的“冬至饺子宴，温暖婆媳情”活动。

走进宽敞明亮的社区会议室，来自各家的媳妇们正说说笑笑，热火朝天地忙活着，会议室到处都是一片温馨热闹的场景，大有“冬至大如年”之感。

举止大方、言谈优雅的女主任不停地向大家问好。有趣的是，随后被邀请来的婆婆们，竟不约而同地在坐在了自家媳妇身边，指尖三裏四绕间，就包出各种花样的饺子，一个个精致诱人的饺子，获得一片赞叹声。媳妇们

在一旁手拙指笨的仿学着，包出来的“四不像”惹得大家哄笑一片。这时就有人打趣道，一看就知道你婆婆多疼你，平时一定连饺子都不让你包。

社区还邀请了婚恋家庭专家，为大家讲解婆媳相处之道。老师讲得入情入理，风趣幽默又不带说教味，大家听得颌首点头，还不时报以掌声。其中一位开朗健谈的婆婆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站起来就大声说：“老师讲到我心里了，我就是被那些传统的旧思想困住了，媳妇刚进门那几年，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去年我胆囊炎住院，需要做手术，媳妇专门请假照顾我，孙子小上幼儿园，媳妇辛苦的一个个人儿忙，把我照顾的，医生和同病房的病友们，都以为她是我女儿呢！老师讲得太对了，人就要换位思考，媳妇要工作还得忙家里和孩子，我们做婆婆的，如果能把儿媳当女儿看，就‘家和万事兴’喽！”

老阿姨掏心掏肺的一番话，感动了在场所有人，身旁的儿媳妇一把抱住婆婆，泪水溢满眼眶。老师适时地来了一句，其实婆婆也不容易，养大了儿子，很多还在管孙子，为一家老小操劳，有没有哪位媳妇来说几句，给大家分享一下。

只见一位腼腆静雅的年轻女子拿过麦克风说：“我是被父母宠着长大的，到了婆家，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家务活都扔给了婆婆。可我还不知足，总觉得婆婆烦，管这管那的，还时常给婆婆脸色看。去年我生孩子，在产房痛得死去活来，婆婆一把年纪了，陪着我担惊受怕。那段日子，婆婆换着花样做我可心的饭菜，我初为人母，完全不懂怎么照顾孩子，家里所有事，都是婆婆在操劳。有天孩子睡了，我去客厅倒水喝，看到婆婆累得，坐在沙发上都睡着了，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那一刻，我的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抬头看到居委主任也在用纸巾擦眼泪，我对她竖起大拇指，我们俩会心一笑。当煮好的饺子热气腾腾的端上来，看着媳妇们双手恭敬地端给婆婆，我随口问了一句身边的老阿姨，饺子味道如何？老阿姨眉眉含笑地说：“香！”这也是我吃过的最香、最暖心的一次冬至饺子宴。



我逞能，写稿年年都是一个人，搞单兵作战，多吃了若干苦。有一年，住在县人武部招待所，写稿忘了开饭。晚上去街头胡乱搞了些吃的，夜里拉肚子，昏昏懵懵把好不容易写好的正稿当草稿纸冲进厕所了。一早发觉，急啊，恨啊，没办法，只好凭记忆从头再来，那苦恼的心情可想而知了。

当然，也有顺手高兴的时候。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一次“三干会”，有我们大纵湖公社陈大八队单队长的一份经验介绍。书记特地放我几天假去实地走访座谈，和老单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生活。回来又请几个人帮我梳辫子、拟路子、排例子。由于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素材，写作时，县领导同意我跳出“观点加例子”的老格式，采用第一人称“讲故事”的手法，将其战斗地斗病魔、“锅底注”里夺高产的动人事迹有声有色娓娓道来，发言激起全场热烈掌声。

早先，县里还没有招待所，有了也嫌小，“三干会”大都临时选址，好像在东门农业展览馆开过，利用学校放寒假在县中开过，分散住各家旅馆饭店开过。近期毓龙路扩建被拆迁的东越河桥北侧那三层小楼，就曾做过我们义丰代表队的会址。有几年结合看流动现场，会议在龙冈、大冈、鞍湖等乡镇也开过。

那时开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宾馆吃睡现成的。要各家自己起锅造饭铺铺盖。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会前一两天，乡里就用挂浆船将稻草以及锅碗瓢勺等送到住地，打好地铺，用土脚垒好灶台。参会人员一般是乡里书记、秘书，几个重点乡直单位负

## 油 端 子

□ 林黛

说起盐城地方小吃还真不少，油端子也是其中之一。油端子顾名思义，就是将一个长柄带曲线边廓的勺状容器盛上萝卜丝和面粉糊在热油锅里端一下，待其成型且炸至金黄色即可。

炸油端子的小勺和便携式的小镜子差不多大，相当于模具，一般由街头敲白铁的匠人制作。主要食材是把萝卜切成细丝，加葱花、细盐、少许味精，拌一下，再备小麦面粉糊起包裹成型作用。另置一个小炭炉子，可以烧蜂窝煤，炉子上放一口小铁锅，倒上棉清油，即可炸油端子了。

1980年代初，我在盐城西乡的时杨中学读高中，那时的冬天真冷啊！我和几个同学走在时杨庄的小街上，缩着脖子，但见得街角草帘子围成一隅，一只炭炉子正冒着热气，油呛子味扑鼻而来，瞬间心里一热，遂有了暖。那是炸油端子的，一个老奶奶坐在凳上，手里拿着一双粗长的竹筷在油锅里翻动。由于囊中羞涩，我们仅仅作了路人甲乙丙，走过，路过，看过，咽着口水回到学校。

学生生活没有多少油水，便时常对油端子有了无以复加的念想。偏偏班上有个叫芳的女孩常常在下午下课时用纸包着一两只油端子从教室门前像风一样飘过，她飘过，油香味也一同飘过，于是我就更想吃这油端子了，只能咽了咽口腔里回旋着的涎水。

关于油端子的起源怕是无人知晓，应该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上高中的那会比较盛行油

责人、村支书、村会计，一个乡五六十人，各人自带被席。西区通车迟，报到还是集中用挂浆船送。经过四五个小时的水上颠簸，大伙一到目的地，放下席子、丢下被子，在稻草地铺上舒舒服服打个滚，然后，便说有说有打有闹地结伙逛街去了。伙食大都早晚馒头加稀粥，大咸菜一切。中午两菜一汤，主菜或萝卜烧肉，或红烧大头鱼，洗脸盆子一端，八个人就地一团，一个个吃得不多亦乐乎。

会议是开得严肃紧张又很活泼有趣的。上大会场，没有人敢迟到，到时大门便关上了。分组讨论一个争着发言，认真记录，随时上面有人来检查。奖励兑现，上台披红戴花扛红旗的，激动不已，暗自再鼓劲；台下两手空空的，看了眼馋心愧，摩拳擦掌，决心战来年。会议期间，至少一场电影一场戏，小戏大都还是自编自演，富有教育意义。晚上讨论结束，坐上地铺，有人拿出扑克，想来一会儿“争上游”，这时往往有人伸头一嚷：“xx老书记查房来了——”钻进被窝，假装睡眠。看没有动静，倡导者爬起掀去了“嚷”者的被子，朝其屁股边打边教训：“看你还敢不敢谎报军情！”嬉笑中有人“转弯”：“算了算了，回去咱们在工作中‘争上游’吧！”好，熄灯睡觉。

这里说的那些年的旧事，有的，如勤俭节约、以苦为乐的精神，兢兢业业、积极向上的会风等，还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有的，像八股文风、低下效率等，则值得今人好好去鉴戒。

执政为民需杰出工作，干部开好会，即是工作方法之一，其学问大着哩！

端子，在冬天见得炸油端子的摊主多些，摊主多为一些中老年妇女，通常在街角避风处、浴室门前，支起一只炭炉，顺带卖茶叶蛋。油端子制作简单，也不是什么天仙美味，但总有那么多人喜欢吃，可能当时副食品匮乏，花样也少，能吃上油端子堪为打牙祭了。

当萝卜丝拌了小葱，被面粉糊包裹着，遇见滚热的棉籽油，一缕浓香就弥散开来，令一群少男少女们把持不住。凛冽的寒风中，搓着双手，捧着外焦里嫩的油端子咬一口，油然而生一种小确幸，能不香吗？

吃油端子的时光定是美好的。从浴室里走出来，在门口的炭炉上来一只油端子，整个世界就滋润了，潮乎了。

油端子这种小食品经历了风风雨雨几十年，从未靠吆喝，一直以来就是以其香引来“洞中仙”，让众食客解了馋，也果了腹。但岁月总是一把刀，能把人曾经光滑的脸庞刻画成沟壑纵横，而油端子的味道和做法却一直未变，只是炸油端子的已鲜见矣。有一天晚上，我路过古镇龙冈东边一小区时，竟看到一辆三轮车，三面围起帐篷，原来是炸油端子的，一对老年夫妻守着摊子，生意还不错……这油端子总算延续下来，真是欣慰。

如今，小食品丰富得让人应接不暇，油端子渐趋式微。不过，只要一息尚存，那份美好的记忆还在，心就是热的！

## 冬至节 大如年

□ 王登佐

时，北方匈奴经常骚扰边疆，百姓不得安宁。当时匈奴部落中有浑氏和屯氏两个首领，十分凶残。百姓对其恨之入骨，于是用肉馅包成角儿，取“浑”与“屯”之音，呼作“馄饨”，恨以食之，并求平息战乱，能过上太平日子。因最初制成馄饨是在冬至这一天，以后在冬至这天家家户户吃馄饨。

吃“捏冻耳朵”是冬至河南人吃饺子的俗称。缘何有这种食俗呢？相传南阳医圣张仲景曾在长沙为官，他告老还乡那时恰是大雪纷飞的冬天，寒风刺骨。他看见南阳白河两岸的乡亲衣不遮体，有不少人的耳朵被冻烂了，心里非常难过，就叫其弟子在南阳关东搭起医棚，用羊肉、辣椒和一些驱寒药材放置锅里煮熟，捞出来剁碎，用面皮包成像耳朵的样子，再放下锅里煮熟，做成一种叫“驱寒娇耳汤”的药物施舍给百姓吃。服食后，乡亲们的耳朵都治好了。后来，每逢冬至人们便模仿做着吃，是故形成“捏冻耳朵”此种习俗。因这天正值冬至节，所以后来人们都在冬至时吃这像耳朵似的扁食——饺子，并有“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俗语流传于世。

冬至是一个内容丰富的节日。冬至节礼俗主

那年冬天，我如愿以偿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绿军装。在即将远离亲人奔赴火热军营之际，我依然掩饰不住激动兴奋的心情，憧憬着部队多姿多彩的生活。

由于出发的时间是在夜晚，得知消息的亲友和乡邻们非常热情，纷纷前来送行，虽然已是寒冬，但我家小院内却人头攒动，好不热闹。我和父亲忙前忙后张罗着招呼客人。而多病的母亲，支撑着瘦弱的身躯在厨房里忙活着包饺子，时不时还偷偷抹着眼泪。

几行千里母担忧。看着母亲伤心难过的样子，我赶紧跑过去安慰，告诉她，儿子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是光宗耀祖的事，应该骄傲自豪才对，况且部队是可以探亲休假的。没想到我的一番话，母亲非但没有高兴，反而略带几分失落地说：“别人家过冬至都是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我们家从此恐怕好几年想吃顿团圆饭都难了。”

母亲的话让我突然想起，那天正值冬至，按照家乡习俗“冬至大如年”，过冬至这天，一家人要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在一起，像过大年一样喜庆，就连远行的游子千里迢迢都要赶回故乡，享受家中亲情温暖，可我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与亲人辞别，把儿女冷暖时刻挂在心上的母亲，对我百般不舍与难离也在情理之中。

“外面天寒地冻的，好好吃碗饺子，暖暖身子骨，这样才不会冷。”母亲说着即从热气腾腾的锅里，给我捞了一大碗饺子。我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吃了一只散发着诱人香味的饺子，顿感汁水横流，鲜香无比。哈着热气，夸赞母亲的手艺最地道，这么多年过去了，味道还那么醇香，称得上是人间最好吃的美味了。

“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因为小时候，每到冬至节，母亲都是这样告诫我们的。以至于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月，无论家里再穷，母亲还是会冬至和除夕，想方设法保证我们能吃上一顿可口的饺子。现在想来，那时能让我们吃上一顿鲜美无比的饺子，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

“好吃的东西，要慢点吃，这样吃起来才越吃越有味。”母亲看我狼吞虎咽吃饺子，提醒我要吃慢点。分别在即，平时言语不多的母亲，是希望我能慢点再慢点，这样可以在身边多陪伴她一会儿。

我这边吃得酣畅淋漓，母亲在一旁还不忘嘱咐我，除了让我要照顾好自己，还说到部队后要听从指挥、尊重领导、团结同志等。那一刻，我只顾大口朵颐，对母亲的叮嘱，只一味地点头应允，因为我的味蕾在饺子的无形安抚下，激情澎湃的兴奋劲正逐渐消退，一种不舍之情油然而生，担心多说一句活，那不争气的眼泪会夺眶而出，让母亲看着揪心。

好男儿志在军旅。就这样，我踏着乡亲们欢送的鼓点，与亲人告别，当走出村庄好远好远，借着一弯冷月，依稀还看到母亲迎着寒风站在村口。那一刻，我泪流满面，向着暖暖万家灯火的夜色中走去。

又是一年冬至时。我情不自禁怀念起那年参军离家的往事，倍加想念母亲那香喷喷的饺子，遗憾的是，以后的岁月里，远在天堂的母亲，将永远无法帮儿了却这桩小小的心愿。

要有拜师和赠鞋袜等。冬至这天是学生向老师表达敬意的日子，据说，此日，小学生穿新衣，携酒脯，各赴业拜师。冬至节，旧俗由学董牵头，宴请教书先生。先生要带领学生拜孔子牌位。然后由学董带领学生拜先生。

盐城大冬前一天叫小冬，祭祀祖先。大冬这天早晨日出之前，家家都要喝南瓜汤，一般人家还会用赤豆和南瓜共煮，以汤代粥。也有的人家，常以南瓜和面粉相和做南瓜饼。老盐城人之所以在过冬时吃南瓜、有一个传说。据说，很久以前在范公堤西有对姓相的老夫妻，平时爱种南瓜，而且长得又大又好。每年秋天，老夫妻都要收藏一屋子的南瓜。有一年灾荒，饥饿的人们想起了相爹爹的南瓜，老夫妻毫不吝惜，救了不少人的性命。由于这一天正好是冬至，于是冬至吃南瓜的风俗就这么沿袭了下来。

随着历史的发展，新时代的迈进，虽然冬至节日的重要性有所降低，但丰富的节日内涵依然世代传承。现盐城西乡仍有冬至早晨日出之前，喝南瓜汤、吃南瓜饼的风俗习惯，还有人家会用赤豆和南瓜煮粥吃，或者食用以蔬菜为馅的“菜茧子”。

## 那年冬至离家乡

□ 马晓炜